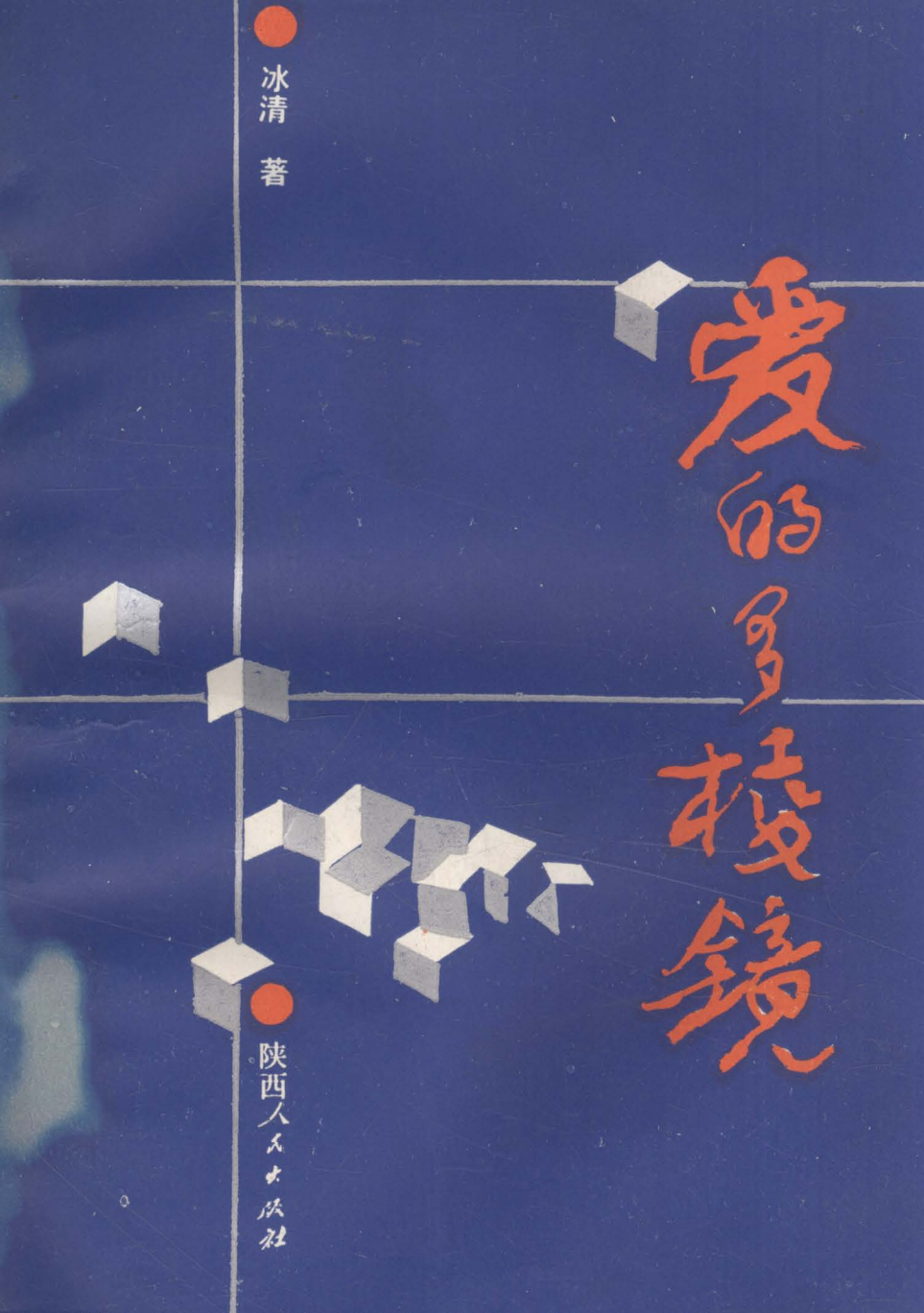


● 冰清
著



爱的多棱镜

● 陕西人民出版社

插 图：李 强
封面题字：李正峰
责任编辑：陈四长

爱 的多棱镜

冰 清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1988. 4. 西安

爱的多棱镜

冰 清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昆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5印张 158千字

1989年3月 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800

ISBN 7-224-00572-X/I·126

定价：2.45元

题 记

爱情不是花荫下的甜言，不是桃花源中的蜜语，
不是轻绵的眼泪，更不是死硬的强迫，爱情是建立
在共同的基础上的。

—— 莎士比亚

目 录

第一章 风雨爱神河

- 一、爱神河的传说…………… (1)
- 二、童年的梦…………… (12)
- 三、魂系鸡心石…………… (21)
- 四、打上山门的求亲者…………… (33)

第二章 人生长恨水长东

- 一、半路里杀出个混世魔王来…………… (44)
- 二、得势的猫儿强似虎…………… (57)
- 三、神秘的爱神河之夜…………… (68)
- 四、冤家路窄…………… (80)
- 五、一失足成千古恨…………… (93)

第三章 野鸭湾的早晨

- 一、纷扰的渡口…………… (107)
- 二、春风又绿野鸭湾…………… (121)
- 三、好事多磨…………… (135)
- 四、局外人的焦虑…………… (152)

第四章 奔腾的爱神河

- 一、人鬼之间…………… (167)
- 二、偷食的猫儿…………… (188)
- 三、多么憨厚老诚的人…………… (204)
- 四、金色的秋天…………… (215)
- 五、奔腾的爱神河…………… (225)

第一章 风雨爱神河

一、爱神河的传说

午后，爱神河川凝重沉闷的空气在急骤地膨胀。仿佛划根火柴就会爆炸似的。渡口上，被暑热蒸烤的行人，眼巴巴地盯着宽绰的河面，恨不得生出一双翅膀来，飞过对岸去。

一只小船划过爱神河平静的水面，从对岸飞也似地划过来。船头上站着—个青年后生，穿件大红背心，白裤头。手执—杆长长的白杨木篙，在水中—起—落地撑，小船如箭般地射。

小船靠了岸，那后生将篙在水中—扎，小船象生了根似的，稳稳当地停下来。岸上的行人忽啦—声蜂拥过来。正在这时，船舱里钻出—条半截铁塔似的汉子，袒露着汗涔涔、长满黑毛的胸脯，双手抓两块厚实的木板，往船头—站，怪眼圆睁，长满胡茬的嘴边打个迅雷：“挤个屁！都给老子站好队，—个—个地上！”说罢，双手—甩，两块木板在船沿和岸边搭起—座小桥。混乱的人群被震住了，人们自觉地排成—条长龙，鱼贯而上。

这汉子便是爱神河上有名的水手，绰号“千斤顶”的朱家老二。

行人登上小船，船上一位面皮白皙，身材颀长的中年汉子，招呼人们依次在舱中坐定。他便是绰号“水上飞”的朱老大，小船的掌舵人。

这时，船头撑篙的青年后生回过头来，拿眼在人群中一扫，迅即又向着远处的村道上张望。船上的人都晓得他是朱家老三。在这一条爱神河上是个了不得的人物！他二十七八光景，中等个头，生得眉目周正，身材匀称，裸露在阳光下的一身肉红润细腻，全不象风浪里摔打过来的人。若论起水上功夫，在爱神河两岸却是数一数二的。他一个猛子扎进水底，能三天三夜不露头，从水底捞出绣花针来！朱老三生性聪颖良善，凡事肯动脑筋，因此，一河湾人都叫他“小诸葛”。

小诸葛心急火燎地向着村庄的方向眺望着，他在寻觅着在他的心里一时也说不清的一个人——野鸭湾大名鼎鼎的养鸡专业户淑英。眼看着太阳快要跌窝了，怎么还不见她的踪影？

正在这时，只见远处的村道上走过一个人来，吃力地拉着一辆人力车。腰猫得几乎挨着地面。小诸葛忙丢掉手中长篙，跳下船，溜小跑迎了上去。

站在大橧边的朱老二，咧着一张毛茸茸的大嘴，望着小诸葛的背影，心中暗自喝彩：“这老三也够鬼的，什么时候和这样一个美人儿挂上了，真没看出！”一边想着，一边不住地摇着一把破蒲扇，蛤蟆似地喘着粗气。别看朱老二身高不过四尺，相貌丑憨，却有一副侠肝义胆，更有牛一般大的力气。据说，有一次一辆拖拉机在岸边出了毛病。司机招呼朱老二帮忙。他见司机把一个小玩艺放在拖车大梁下面不住地摇，

心里一急，肩膀在车箱下面一靠，趁了趁腰身。只见他双腿一挺，腰一伸，车箱离地足有一尺！司机当下惊呆了，朱老二却若无其事，招呼司机只管动手。司机换掉一个轮胎，他仍脸不变色腿不软。围观的人们都惊得瞠目乍舌，啧啧称奇。从此得了个“千斤顶”的浑号。

千斤顶看着装满白花花鸡蛋的人力车到了船边，一个箭步蹿上岸，帮着把车子推上船，才回到大檐边。水上飞一声招呼，小诸葛的长篙在岸边一点，于是，桨橹齐摇，小船一路顺风，悠悠地荡向对岸。

小船靠了岸，船上的人纷纷拥上岸来。千斤顶帮小诸葛把车子拉出百十步远，路渐渐平坦了。千斤顶抹着脸上的汗水，笑着对小诸葛说：“你就帮淑英妹子送进城去吧，天晚了，一个人路上不方便。”

淑英忙道：“你们忙了一天，也够累的。我一个人走惯了，不妨事。”

千斤顶大手一挥：“反正船上没事了，就叫老三送你一程吧。你看这天色，眼看着要变。”

小诸葛抬头一看，果然西边天际漫上一片浓重的乌云，跟着，一股潮乎乎的雨气袭来。便果断地对淑英说：“咱们走吧。不然遇上雨就麻烦了。”说罢，架起车辕就要开步。却见迎面一位少妇，穿一件粉红色紧身短袖罗衫，杏黄派力司裤，足穿一双血红的高跟皮凉鞋。领着一个八九岁的女孩翩翩而来。小诸葛正要动问，口张了张，终于被那副傲岸的神气噎得闭上了。少妇高昂着头擦肩而过，身后留下一股浓浓的脂粉的香气和格格皮鞋声。

淑英望着那渐渐远去的身影，半怨半叹道：“小英姐这

时候了还进城？唉，真是越发的让人猜不透。”

小诸葛知道小英进城又找坏水去了。心中升起无限的怅惘，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。

千斤顶怪眼圆睁，胡髭倒竖，对着小英的背影，狠狠地吐口唾沫，骂道：“人不要脸神鬼都害怕！”

淑英见千斤顶动了肝火，忙劝道：“二哥何必生这么大的气，其实小英姐也有她的难处。”

千斤顶气咻咻地：“有难处就该不做人了！”

小诸葛对千斤顶道：“你还是回船上休息吧，我送送淑英就回来。”

千斤顶没好气地说：“老三呀，人活一世可得清清白白，往后别跟这骚货来往！”说罢，气冲冲地大步朝岸边走去。

小诸葛拉起人力车闷头就走。淑英知道他心里难受，便有意岔开话题说：“明天我准备去看一下鸡场的设备，顺便打听一下帆船什么时候能到。眼下已进入汛期，小船太叫人担心了。”

小诸葛道：“你就该早一点动身，眼看天要黑了，多不方便。”

淑英道：“长庚嫂午间就进城找王支书去了，场里没人经管，还真放心不下。”

小诸葛觉得淑英为鸡场的事没黑没明的操劳，人都瘦多了。心里过意不去，便说：“往后我多来场里帮你们干活，船上也要不了这么多的人。再说，你自己也要顾惜身体，人累垮了还图个啥哩？”

淑英心中感到十分熨贴，甜甜地笑了，说：“看你说

的，有那么可怕？”

小诸葛叹道：“不管怎么说，我心里总觉着对不起你和长庚嫂。你们毕竟是女人，比不得男人家。”

淑英不服气地说：“男女不是一样的？别老是张口男人女人的。”

小诸葛忙赔笑道：“我是怕你们累着。”

淑英也笑了。她见小诸葛的心情好多了，便说：“你也用不着生小英姐的气，她也是叫生活逼到这一步，再说我们也没有尽到责任。我见到王支书时，给他说一下，把小英姐找回来。再不能让她在外面这样乱跑，叫人都看不起咱野鸭湾的人。”

小诸葛顿时心乱如麻，叹了口气道：“她这人太没志气了，真是烂泥扶不上墙！”

淑英趁机说：“等她回村了，就把你们的事办了。她也有了依靠，免得叫人说闲话。”

小诸葛不高兴地说：“你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她是那种人吗？”气呼呼地闷头自顾拉着车子猛走。

淑英知道再说下去只会引起小诸葛的更大不快，也就不做声了。车子爬上一段坡，上了柏油马路，已远远地看得见县城的轮廓了。淑英抓住车辕说：“马上就到县城了，你回去吧。”

小诸葛见淑英的态度很坚决，便替淑英驾好车子，叮嘱道：“明天早点回来，我等着你。”

淑英道：“知道了，你快走吧。”拉起车子一溜小跑，跑出很远很远，回过头来，见小诸葛还在那里站着。

乌云从西边天际，翻江倒海般漫过来，河湾变得越发昏

暗了。凄凄冷风挟着沉闷的雷声从上游袭来，驱散了令人压抑窒息的酷热。满河湾里响起一片虫吟蛙鸣……

小诸葛回到岸边，只见水上飞身下铺一顶竹篾凉席，如一滩烂泥般躺在沙地上。小船那边传来千斤顶雷鸣般的鼾声。小诸葛知道二位兄长早已累了，便生火做起晚饭来。

小诸葛真无愧于他那带有戏谑性的绰号。他看什么会什么，而且能过目不忘。他进一回馆子，扒在窗口端饭的当儿，便能看会老厨师炒四五种菜肴。至于家常便饭，那更是老厨师熬粥——不在话下。好在庵棚里有的是现成的柴米油盐、菜蔬鲜蛋，不一时便炒出四碟素菜，煮了一锅蛋花面片。一切停当了，小诸葛又从床下摸出一瓶白干老窖，弟兄三人在沙地上席地而坐，喝着美酒，吃着可口的饭菜，说着闲话，别是一番享受。

饭后，水上飞嘱咐二位兄弟：“‘鱼儿沉底，蛤蟆唱戏，雨要下，风要起’。今晚寒气渗人，上游准下暴雨了，夜里都睡着点，有事手脚可得快点。”

千斤顶刚才把半锅面片风卷残云般吸下肚里，便觉浑身热气腾腾。他身胖怕热，正消受着凉快的夜风，便不经意地抹着嘴道：“就是涨了天河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，你们都去睡，我守船！”

小诸葛戏谑道：“你睡着，象头死猪似的，就是大水把你卷进龙宫也不会醒的！”

千斤顶不服气地道：“你逞什么能？我躺在船上，比一只铁锚还管用！”

水上飞卷起一支喇叭筒，有滋有味地吸着，道：“你们别斗嘴啦，都去庵子里睡！”

朱家弟兄一向和睦相处，况且长兄当父，水上飞的话在朱家这个小王国里如同圣旨一般。小诸葛和千斤顶互相望了一眼，无可奈何地向庵棚走去。

夜里，小诸葛做了一个梦：一个风和日丽的春天，爱神河川花簇锦绣、春光明媚。远远地一辆赭红色载重卡车，载着堆积如山的货物向渡口驶来。渐渐近了，小诸葛看见王博、淑英、小英和高音喇叭长庚嫂，正兴高采烈地坐在车上向他招手。原来是鸡场的新设备运到了，小诸葛惊喜地看着码得整齐的集装箱，上面写着“中国制造”的字样，这里摸摸，那里看看。小英他们更是欣喜若狂，向他讲说着设备运送的经过。一时，一座现代化的鸡场便在野鸭湾建成投产了。围观的人群拥挤得水泄不通，县委张书记也特地赶来，为鸡场剪彩祝贺。隆隆的机声给古老贫穷的野鸭湾带来勃勃生机……

忽然，一声天崩地裂般的雷鸣，把小诸葛从梦中惊醒。小庵棚象一面千槌擂击的大鼓，响成一片。外面满世界响着哗哗雨声及浪涛声。一道道电闪象巨龙在空中张牙舞爪，一声声惊雷拖着长长的余音，在河川里隆隆地响。千斤顶早已不见了，庵棚里有用的东西都被搬上了船。小诸葛一头冲出庵棚，一股猛烈的狂风骤雨和着浓烈的泥腥味，呛得他直打嚏。借着电闪，只见千斤顶十分卖力地摇着大橹，水上飞拉着缆绳，向庵棚后面的庄稼地吃力地拖。小诸葛跳上船，一把抓起长篙，小船向岸边的包谷地缓缓荡去。

雨一个劲地猛下，雷鸣电闪强烈地震撼着夜空。密集的雨柱象无数条皮鞭，抽打着河川的树木、庄稼，大地在这风声、雨声、涛声中，似乎在瑟瑟抖动。

爰神河在猛涨。田里进水了，干涸疏松的土壤一下子变成泥浆。成排的包谷、高粱无声地倒进泥里，小船搁浅了。朱家三弟兄泥鳅似的在泥里水里搏斗。船被迎面冲来的急流推着顺流而下。小诸葛把缆绳拴在包谷地深处一棵杨树上。弟兄三人坐在舱里，听任小船在浪里颠簸。

千斤顶在舱中脱掉糊满泥浆的汗衫，拍着毛茸茸的胸膛，大声吼道：“你俩躺下休息吧，有我在，龙王爷休想夺走咱们的船！”

小诸葛揶揄道：“别牛皮吹破了天，你有能耐，也用不着我和大哥费这么大的力气。”

千斤顶嘿嘿笑着：“你别激恼了我，看我把船背得过对岸去？”

水上飞的烟瘾发作了，嗓门里象有无数条小虫爬动。他在舱里摸索半天，没料到烟荷包也成了一团泥浆。他狠狠地把烟荷包丢在一边，对着两位兄弟没好气地道：“你俩还有心思胡扯！也不看看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管他什么时候，管天管地，也管不了我千斤顶一张嘴……”千斤顶正要疯说下去，被小诸葛捣了一肘，似有所悟地侧眼一瞄，夜色里的水上飞以手按额，泥塑般低头坐着，千斤顶也就不再做声了。

雨越下越猛，浪越来越急。包谷地变成了河床，小船在浪中剧烈地颠簸起来。忽然，随着哗啦一声响，小船顺流急下。朱家三弟兄大吃一惊，操橹摇桨地忙活起来。原来是系缆的那棵杨树倒了，船失去了控制。千斤顶又来了呆劲，跳进激流，用肩去扛船。三人迎着逆流，把船拖出五六里地，天早已麻麻亮；暴雨也停了。小船终于在红石嘴靠岸了。小

诸葛站在岸边，但见一川大水浩浩淼淼，势若从天而降。混浊的恶浪如无数条巨龙扭作一团，发出震天撼地的吼声。想着夜里那情景，小诸葛心里真有些后怕。

红石嘴那火焰似的山梁，一下子伸进爱神河心，河道在这里拐了一个九十度的急湾。在山梁的庇护下，山湾里别是一番景象：石砌的堤岸笔直如线，岸柳成荫，山湾里禾苗滴翠，绿草如茵，好一片静谧的绿洲！

小船拴在岸边一棵柳树上，水上飞、千斤顶动手冲洗船舱。小诸葛从船上搬下炊具、衣物在泉边洗涮，然后晾在草地上。等他回到船边，水上飞、千斤顶早已在柳荫下的草地上做着甜美的梦。

太阳升上半空，光很强很毒。船上原有的米面干粮已不能食用。小诸葛在水中摸出十几个包谷棒子，生火煮起来。一缕青烟袅袅腾起，在柳林中弥漫。小诸葛望着奔腾的爱神河水，听着震撼人心的涛声，心中感到惊悸。他从小在爱神河边长大，象这么大的水还是第一次遇到。爱神河在他的心目中永远是恬静温柔的，老一辈人就这么讲。因为爱神河有一个美好动人的传说。然而，爱神河两岸的人们，却把这传说当做真正发生过的事。是啊，爱神就在他们中间，在每个人的心里。小诸葛也认为那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真实故事。每当夜深人静，他就会看到萧玉和伯玉坐在不远处的小船上，在朦胧的月色里相亲相爱的情景。现在爱神河卷起滔天大浪，他们爱的小舟会不会也被吞没？他不禁又一次想起了那美好动人的传说——

据说，很久很久以前，爱神河叫白龙河，白龙河里住着白龙王，他有一个十分美丽的女儿萧玉。有一年春天，在龙

宫里十分寂寞的萧玉，思恋人世间幸福美满的生活，便轻移莲步，踏波上岸。但见河湾里柳吐鹅黄，桃染霞红，新燕呢喃，禾苗如茵。农人荷锄在和煦的春光里耕耘，四面山头牧歌遥唱。萧玉正看得入神，忽见耳边渔歌起处，一个头戴斗笠，身穿汗衫的翩翩少年，正咿咿呀呀地摇过一只小船来。那少年歌喉婉转，声色圆润，口里唱道：

白龙河水波连波，
阿妹岸边会哥哥。
妹待哥情深如海，
哥对妹意长似河……

萧玉见那少年生得面如满月，目似流星，体魄健壮，举止风流，不觉一见倾心。她佯装失足落水，大呼救命。那少年忙丢手中桨，一个鱼跃跳进水中，把萧玉救上船。二人坐在船舱，互诉衷肠。萧玉得知少年名叫伯玉，世代都是白龙河上水手。祖父、父亲都葬身浪底，他从小就是孤儿，在风浪中长大。萧玉十分同情他的遭遇，又见他为人纯厚，相貌英俊，心中越发倾慕。二人从午间直谈到皓月当空，才依依而别。从此，他们每当夜幕降临之后，便在小船幽会，并私订了终身。

白龙王终于知道了萧玉和伯玉的私情，勃然大怒，便对萧玉严刑拷打，要她和伯玉断绝来往。谁知萧玉心如磐石，以死相抗。白龙王无法可想，便把萧玉囚禁深宫，使他们永世不得相见。

伯玉一连数日没有见到萧玉，心急如火，他划着小船在

河面上穿梭似地上下觅寻，搅得白龙河水翻腾起来。忽然，一个凶神恶煞的夜叉，手执三尖两刃刀，拦住伯玉怪叫道：“何处村野匹夫，在此找死！”

伯玉面无惧色，厉声叱道：“你是何处妖怪，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拦船行凶！”

巡河夜叉恶狠狠地道：“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勾引白龙王爱女，又来扰乱龙廷，你莫非长着三头六臂不成？”

伯玉听说萧玉是白龙王的女儿，更加思念她，便道：“告诉白龙王，不放还我萧玉，定要搅干白龙河，直捣龙宫！”说罢，小船直冲巡河夜叉而来。巡河夜叉慌忙逃回龙宫，如此这般禀报白龙王。白龙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，命巡河夜叉去回伯玉的话。

巡河夜叉见到伯玉，传白龙王旨意：“白龙王已答应你和萧玉的婚事，晚间便放萧玉出来，让你夫妻相见。”

伯玉在船上直等到月上中天，才见萧玉姗姗而来。二人相见，悲喜交集。有说不尽的爱，诉不完的情。正在这时，白龙河上阴风怒号，恶浪滔天，只见白龙王亲率无数虾兵蟹将杀出水面，抢走了萧玉，砍翻了伯玉，小船被凶恶的浪山吞没……从此，每当夜深人静，在朗朗月色中，依稀可见伯玉和萧玉在小船上幽会，还能听到他们亲切的絮絮细语哩。为了怀念他们纯真的爱情，人们在山脚修建了一座爱神庙，供奉着伯玉和萧玉的塑像。白龙河从此改名爱神河。

小诸葛记得他第一次听这故事的时候，简直入了迷。后来他上了船，就常常对着爱神河想萧玉和伯玉的故事，为他们的不幸遭遇而伤感不平。每当这时候，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小英。小诸葛忽然想起夜里那梦，小英竟然也参加了他们的